

1200+0

F2

孔
叢
子

孔叢子卷第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車幣聘子順為相子順

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

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

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

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

於聖賢寡君人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



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之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

病故四凶在朝無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
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
歆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
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
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
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
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
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

王曰善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
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
之布其劔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
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
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
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

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歎無厭是故西戎
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立貪歎
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
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
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
之於傳聞者耶若聞之於傳聞者傳者妄也
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

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

矣問聊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
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間魏王曰李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
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
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聞子文
生於淫女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
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
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

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群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於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荅曰

夫歆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衣食矣殆可舉楛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

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歆
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
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
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
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
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富猗頓且

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
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
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
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歆學之比徃言者
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歆學學不死也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
歆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
以富乎子之此問有是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問空腹而好自賢歆自親於子順子順
弗下顏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
節而已今東問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
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
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
夫東問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
諂黠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
鬢眉實美於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

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恃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佗見子順曰佗困於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佗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

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佗曰將適燕相國子順
曰彼徒兄第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
足歸也宮佗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
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佗
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弗識也宮佗曰
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
子之歆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
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

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
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
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衷
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過衛三十里聞竊喜作難右宰死之還
車而歸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
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

可以寄財者其郝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
之比庇焉可也宮佗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
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
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
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
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熟與變之
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

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
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
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
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
麤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麤裘投之無郵及
三月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
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

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
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
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
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
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
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
所得用亦少矣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

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豁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以爲

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
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
必然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
有能終之者

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
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
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諸市
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

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而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
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
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
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
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
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
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
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

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
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衛敵侔
肩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
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
變獨動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
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
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

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
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
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
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
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
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
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

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

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剋齊
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
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
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
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歸悲苦胡異焉以臣
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
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

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
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旣而齊大
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
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
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殮吾罪
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
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

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
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
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
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
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
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

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
吾私有所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

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
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
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
也此人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
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
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死不
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
不足傷卑國體不足苦身患解而怨報矣今秦

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維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賄秦以爲嫪毒功卑身尊秦以自嫪毒始王又以國贖嫪毒也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可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

順王姑即桐通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
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
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
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故之不得知政三
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大甲
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
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

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
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
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
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貞每以其
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
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
子相衛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

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
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
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
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
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
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
爲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
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
雖服裘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
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
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
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
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

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
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
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
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
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
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

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

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
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
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
悅哉

申叔問曰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
韓廬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廬黑色鵲白
黑色非色而何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吊
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

國君吊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
韓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相之

世一作霸

惜不遇

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
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
先生旣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
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
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

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既陳
獲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
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
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
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
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
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

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嘉以利天下故詩
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
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恠之事
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
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
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
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

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
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
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
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
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
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緒作
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

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
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
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
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
承命假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
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
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孔叢子卷第六

詰墨第十八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
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
賢聖也今問於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
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
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
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

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
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
子自衛反魯君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
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
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
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
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順立命而急

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
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誥之曰即如此言晏
子爲非儒惡禮不歆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
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
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
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
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直經帶杖管
菲食粥居子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以異於

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鵠夷子
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爲其信已也
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
惡孔子交相惡而又往仕其不然矣記又曰
陳常殺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
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詰

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
若附意季孫季孫既離公室則孔子合之季
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
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
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
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
厄者沽買無處藜藿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

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
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
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
衛陽虎亂魯弗盼以中年畔漆雕開形殘詰
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
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第
子之有弗盼以中年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

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
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
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
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
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
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詰之
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而

上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
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
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爲三心所
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
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
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
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詰之曰若

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

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
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賢乎對曰孔子者
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
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
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
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已之罪也不幸而屈
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
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登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
魯孔子之徒也其毋死服哀三年哭泣甚哀
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
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
也詰之曰墨子歆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
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于
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以禮則無緣非
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
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
其禮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
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
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
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
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
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

猶君處勸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血氣
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
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
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
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
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
決不妄疑矣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8 vertical columns and a thick border. The table is currently empty.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	--	--	--	--	--	--	--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大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于脩武以助之取吾

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
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日子之學
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
今不可仕也子魚日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
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
仕秦

尹魯謂子魚日子之誦讀先王之書將奚以

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
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
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
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
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
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

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
陳歎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徵定天下取
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
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
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稱
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
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
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

餘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
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
聞子賢歆諾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
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
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
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
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

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曉
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
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
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乎子魚曰王
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
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
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
前庶歆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

遵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
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
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
已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
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
親配德年齊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
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
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

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
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
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
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子氏之別姓於弟父
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
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世之同體也
王號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
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大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
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俊傑任
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
授軍司徒櫛朴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
事先期五日大師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
于郊社禘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

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
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
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
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
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爲中門之外外門之
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
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敵所將戰太史卜戰

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走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頌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

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
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
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
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
若主命則卒奠歛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
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
于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
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

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帥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西向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

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
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
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
變則如之何大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
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
王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駟騎赴告于天子載
橐龔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
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

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師無請命然後將師結
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
如何大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
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	--	--	--	--	--	--	--	--	--

三

答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歿之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事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遇姦勤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

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以為莫若子鮒曰子信之為
然是故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
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世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
自輔援聖以自賢歆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
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
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吾子審其信否焉武臣

曰諾子緡曰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
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
善之引以張本然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非
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
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
伐鄭遇陳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
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
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則世

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然口於
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
直寸指以測淵豫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
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
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
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大師曰寡人不得為諸侯群賢所推
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

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
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代殷乃興滅
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彊抑
久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
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之胤備
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
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
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

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亂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

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
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
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
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
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
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
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

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
人之後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入秦秦使
將章邯距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
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大師諫曰章
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霈然自
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
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

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君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功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舍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

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
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
俗之士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
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
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躡獸國人懼之
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媒
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由乃左手建杖
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受以背使杖擊之

而自撮其陰由乃什也氣絕而不能與鄰人
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慙忿
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
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無備故
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
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
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
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傅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設戒其弟襄曰魯
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
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
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子卷第六

孔叢子卷第七

連叢子上第二

叙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

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凡九世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

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

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士高祖有功

二

孔

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
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家傳相承作爲訓法
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
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
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
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
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
篇別不在集以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

第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
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罔巒手格猛虎生
縛犴犴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
爲歡乃誇於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
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
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虞心故乃闕四

封以爲藪園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
淫晝則鳴嚙夜則嗥吟飛禽起而日翳獸動
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
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
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虞自自乃往尋從張置
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虎顛遽奔走西
東悒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網而衝
局然自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載

歸家孟賁被髮嗔目蹂躪紛華都邑百姓莫
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
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非樂之至也
樂至者與百姓同之之謂也夫兕虎之生與
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
不爲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
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
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

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
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
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
洪枝條脩遠楊天繞連枝猗邠其旁或拳勺
以逮下土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蔚茂
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

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
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
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
飲燕流川浮觴殺核紛雜賦詩斷章各陳厥
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樽
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
合典章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
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經一

紀我賴以寧暑不御萋淒而涼清內蔭我宗
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
叙厥情

鵲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鵲集我屋隅異
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
爲祥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渝昔在賈
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

信道秉真變恠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
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
所脩栖遲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祗增我
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
何思何慮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
旋覽觀愬乎南藩觀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

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
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况乎人幼長
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人惟非德
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
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相如深忿俗儒滯辭冒義有意欲
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

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
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
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
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
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
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
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
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

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堯典今果
如所論及成王遇風雷周公見任俗儒群驅
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
知以今譬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
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
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
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
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

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
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
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
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
復申之

衆口非非一作衆非非正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
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

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
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鑿然
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
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
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
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
少小及長操行如故雖與群臣並居近侍頗
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

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念爾
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
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厥德不
脩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士
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
茂子子國生子卬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

子印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
羊毅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
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
子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
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
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
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
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

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
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
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
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
子辭遂歸鄉里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
憲彭豐等部衆暴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
府君長患之是時關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
自關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彥曰人之

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蹠色厲矜莊儀容
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
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
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爲似若強焉而不能
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
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
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
人之所綜物方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

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
疑果足以必志固足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
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也豈待形氣之
助乎若乃貌肅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
不克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強
者也是故君子歆必其行而遠其貌由是論
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
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

稱此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
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得其難極雖千言之
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爲得不以濫麗說辭
爲賢也然而世俗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
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
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長溷蔽言
而衆莫能析其中所以爲口費而無得也夫
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

掌事要者納言而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猶弗
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弗較以類理不應
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
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而別實者也人皆
欲剖析分理揆是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
自得其爲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
寡特之智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惑以淫
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故有氣色勢者佑德

之半無此二者損德之半

叙作左氏傳義詰者曰先生名竒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襄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異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講業最名爲精究其義子駿曰自以才學弗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役之資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

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軍竇融
爲家常爲上賓從容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
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
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
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
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詰發
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
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

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
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遊意幸詳錄之
馬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
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諸家書多才辭莫
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爲陋爾子
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
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
豐曰不急爾彥曰且効作此語子豐曰君子

樂醜小人擊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
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
十曲且無益於世故不爲爾鮑子於是屈而
無辭

--	--	--	--	--	--	--	--	--	--

卷

一

一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背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大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遺嗣世名學家陛下誤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

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
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
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
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
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
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隆福此乃陛下愛屋
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
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

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
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
爲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
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答曰學不爲人仕不
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
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徃徃之官三年秋八月
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
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而還九月

既望寢疾浸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
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之
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微不就養志于家長
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
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
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曾奉
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遺父違命舍墓
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

得頽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
族焉父獨留此不以極乎吾其定矣遂還其
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
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
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
邠得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季彥壹其家業
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

華陰張太常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

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
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
興事効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
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
可謂備德矣張生日不有孝弟忠信乎答曰
別而論之則應此條惣而目之則曰孝弟忠
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歆爲之服問於季

彦季彦曰有息好者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
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皆有
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
同名締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
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
不亦可乎

崔駟學於大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
果季彦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

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
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
矣從來有曰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
乎荅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之季彥曰公
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
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羸受人以
自羸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
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魚

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
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
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
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
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
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
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知古義

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
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吾聞孔氏自
三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
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
荷矣荅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唯經
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
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期於

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
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
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
統不壹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
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
弗克負荷已荅曰伯之子孫今何其仕季之
子孫何所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性受
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

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
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
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
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
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
聖人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
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

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
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
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
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
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思念道德
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
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

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
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
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
而獨爲之必將有患蓋固已乎荅曰君之此
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大
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類日聞吾說
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
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

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
此於義何居且君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
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睿知不欲兩聞其義
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
祿貴得正義爾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
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
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竒矣斯業之所以
不泯賴吾家世世獨脩之也今君猥爲祿利

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
言是爲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
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
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
子恨不與吾偕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
實不及此敢謝不敏

楊太尉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
洽群籍而世不歸大儒何也荅曰不爲祿學

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說義，輒見增
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爾。免害爲
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執視魚，歎曰：
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
爲之肴。衆坐僉曰：誠如明公之教也。季彥曰：
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
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

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
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
之生也蚊蚋食人虻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
生人虻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
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
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季考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
兔折樹木秋苗盡於是天子責躬省過並令
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因變事極陳厥故季
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
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之所大
忌也于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
也心善之因見上說馬上召季彥季彥見於
德陽疑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脩

聖德慮此二者而已矣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徃者延平之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

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下筆
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
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
年十一月丁丑卒

--	--	--	--	--	--	--	--	--	--

世

卷

三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長

長音長

安

施

商移切

或

弛

詩止切

好

禮

屢到切

事

夫

無風切

為

無

切

使

于

跪吏切

遇

虺

許備切

後

瘳

丑鳩切

與

在

預音

為

預音

為

預音

為

預音

為

預音

病

于傷切

夫

三

折

上音扶

下

已

之

已

人

已並養里切

已

已並養里切

已

已並養里切

已

已並養里切

已

已並養里切

已

同

既

宴

伊旬切

夫

死

扶音

與

計

預音

盍

姑

已

上轄廉切

已

上轄廉切

已

上轄廉切

已

上轄廉切

已

已

夫

以

扶音

繫

方

胡計切

又

吉

諧

填

之

堂練切

已

堂練切

已

堂練切

已

堂練切

已

堂練切

矣

以音

富

說

輸切

藝

知

者

智音

夫

不

扶

音

矣

音

矣

音

矣

音

矣

音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已歿以音切已之紀音切彤日以中切之惡各鳥切

切論事盧困切錯行七各切樂之音落切愀然七小切

而已已音切惡覩鳥音切大麓音鹿切己而以音迷切錯七各切死

難奴旦切與於音預切祗祗音夷切刑錯七故切三監古咸切

切所任汝鴉切應之去聲切長辰兩切

記義第三

鍾籛許記切施人施智切相室息亮切從死才用切長

者屬兩切 好人厘到切 譽已紀音 任汝鳩切 臣下同 已下

耳以音 已以並音 使宰爽士切 舍實捨音 私昵足切 亦質

作暱 陷辟彼亦切 淇澳乙六切 苞苴子余切 好賢呼告切

同好賢 邇公悲巾切 造周在早切 與於音 蓼莪竹力切

裳字如 清澈勅列切 為施商移切

刑論第四

刑省所景切 降典古巷切 折民之列切 弗勝詩證切 又書燕

同切下 無別彼列切 刑重直隴切 民匱求位切 惡之

烏故切不省所景切夫赤音折折獄之烈切非從精容切

則已以音適再施隻切不中陟仲切比罰卑履切斷者

徒玩切之悖彌沒切之扱亦諸氏切惡其烏故切間

居音開

記問第五

孔伋音級析薪先的切負荷下可切任賢汝鵠切亟聞

訖力切任法汝鵠切之知音智難諸那干切寶孽蚩周切

息鄴側鳩切操曰七到切已得以音焉師於虔切梟

鴟

上堅切

慄焉

尤度切

所好

虛到切

只且

上諸氏切

下子余切

切

使以

爽士切

列施

上力紙切

自嬰

伊盈切

蔓延

夷然切

亦

去聲

永歎

他干切

涕實

羽敏切

使使

上爽士切

車

下既吏切

子

斤於切

又

鉏商

牀魚切

五父

方矩切

膺身

居筠切

又

作磨

今見

賢通切

應之

於證切

雜訓第六

由砥

諸氏切

不與

預音切

相好

虛到切

舍瑛

上古音切

捨下

珠瑱

他甸切

子車

斤於切

於鄰

徒甘切

而別

皮列切

使

以下同 既吏切

當免亡運切

同亦作終

疏遠疏音

為屬殊切

五

令名力正切

音捨下

之惡烏各切

以振賤音

受禪時戰切

舍適

音捨下

居衛第七

可將即亮切

下同

百乘絕證切

君任汝鶴切

不訾即移切

適齊施隻切

相易夷益切

寄幣與孥同

有奇居宜切

折

臂食列切

秃骭下晏切

背僂隴主切

不與預音

大牢音

不累力偽切

惡有烏音

其行下孟切

自契私列切

亦

同響

枯

追王

于况切

大王

音

不為

于偽切 下

千

乘

繩證切

焉得

於虔切

珪瓚

才贊切

拒鬯

上音鉅 下丑亮切

直父

扶兩切

適宋

施隻切

樂翔

音嶽

巡守第八

巡守

音符

禪泰

時戰切 亦作檀

日墀

時戰切

齊車

側借切

舍

奠

上音釋

納賈

音價

好惡

上虛到切 下烏故切

墾辟

音關

日齊

側借切

公儀第九

參音要利

伊消切

其行

下孟切

過行

下孟切

胡母

無音

甚易

以豉切

抗志第十

鯨魚

姑頑切

一魴

音房

使乎

疏吏切

和者

胡卧切

以

長

丁丈切

無已

下同

故使

爽士切

舍所

捨音

必疣

期大

居之切

為人

于偽切

府藏

才滾切

之分

扶問切

無

伯

如字又音霸

汨之

古忽切

不禁

居吟切

適觸

施隻切

自

累

力偽切

四乘

繩證切

餽焉

許既切

祭膳

符表切

已優

音以
下同
行志
切戶庚
食已
以下音
重遠
切直隴
已言
以音

談說
切式銳
屬耳
切之欲
喪也
切四浪
卒盡
切即律

小爾雅第十一

莽艾
切牛蓋
頒賦
切通還
切勝切
樸
切博木
模臬
切倪結
徹

切物列
造之
切七到
燔剗
切將廉

廣言

害何
切曷葛
麗
切直畧
脩杼
切直呂
佻辨
切四彼
印我

切俄剛
顛和
切俞成
泪猾
切古忽
炊也
切香斬
煇乾
切衣欣

切 晞 燦 桑感切 勦 截 楚夜切 辟 除 北激切 甚 渠記切 燁

之 稱延切 膏 慙 莫中切 又鳳母豆二切 惶 往 胡光切 狃 怙 上女切

九切 下時制切 殿 填 顛旬切 下音鎮

廣訓

惡 乎 音烏 鞞 鞞 羽鬼切 魴 鱖 上符方切 下象呂切 麀 鹿 於立切

麀 麀 虞矩切 曰 哇 莫江切

廣義

曰 莞 渠營切 亦作博 曰 葵 陵之切 屬 婦 時欲切 非 分 扶問切

曰難乃版切曰愆女六切

廣名

之𡗗余廉切從先櫛容切之賁撫鳳切之穉徐醉切之

疎羊至切之竈昌緇切又

廣服

織繒慈陵切曰縞古老切紱謂分物切檐上蚩占切褊下容切

朱直質切紕蚩廉切之裨莫狄切牀壯土切鍵

謂巨偃切

筮居許切曰種於求切之甚食藉權切又之椽徐雨切

廣鳥

白脰田候切鴛羊茹切

廣獸

之駟古賢切之縱子紅切摻也桑感切魚舍如字度

跬丘珥切之兩力讓切量之盛時征切之溢弋質切

切衛銖慵朱切鏘龍輓切鏗胡關切

公孫龍第十二

止

孔

盍往

轄臘切

悖

蒲沒切

之令

力政切

兕

徐婦切

而喪

浪四

切

其行

下同孟切

狹之

狎音

泥論

泛音

幾能

機音

惡得

烏音

儒服第十三

箕

色洽切

而已

已音以下行同

與焉

預音

獲已

已音比力

預

切

警

紫音

所喪

四浪切

對魏王第十四

與謀

預音

則射

神夜切

相揉

忍九切

相錯

倉落切

所喪

四浪切 惡之鳥故切 啲啲儒物切

陳士義第十五

使者疏吏切 蔬食嗣音 一夫音 降節字如 夫豈扶音 欲

強巨兩切 必當丁浪切 銀錡上公潭切 皜然胡老切

少寡燒照下 相好虛到切 折毀旗列切 五父甫音 合

葬音 大行下孟切 橫生戶孟切 由惡鳥故切 使相士爽切

脩好虛到切 而燕音 強之字如 不已音 糜於悲曼切

貲擬音 䟽達音 之行下孟切 諂魁音 度骸音

稱膚赤證切論盧困切宮他唐何切又作難旦

相惡烏各切而臨力鳩切舍先音捨相魏悉亮切

喪職四浪切麤裘吳悲切而蒂博蓋切又幾乎音

論勢第十六

求從將容切數被色角切二難乃旦切自累力絕切質

秦音致嫪毒上郎到切在喪如字

執節第十七

義強巨西切談說舒贊切省刑所省切問相悉亮

切其行以下孟切卒不違律切學行以下孟切

詰墨第十八

崇喪蘇即切惡禮烏故切苴經子余切管菲古頰切躬

行庚切陰重直隄切強諫其良切卒自遵律切

獨治第十九

易操倉蹂切名鮒方遇切塞於桑則切媾遺音降殺如上

字下色切之免音問弗父音甫

問軍禮第二十

齊戒

車側皆切 三日齊 下同

舍真

音訊 馘切 古獲

飲至

於

切

絜齊 側皆切

荅問第二十一

之知

音智 矣夫

風無切

當之

如度 其

唐落切 下同

施

施

余久切

何施

商移切

三恪

康落切

第

壯士切

累累

力追切

切

使使

上爽士切 下疏吏切

霈然

晉蓋切

跌而

田烈切

無累

無累切

切

力

捷

古穴切

梟將

聖堯切

扛鼎

古雙切

躩獸

初街切

切

凶凶

許扶切

戇忿

陟降切 亦作慙

舍旃

拾音切

令圖

力政切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相魏

湘亮切

將事

即亮切

蓼侯

力竹切

轉相

思衆切

繁

說

遄發切

使永

爽士切

方帥

音率切

駢闐

音田切

軀犴

朱上切

下音岸

乃夸

誇音切

駢日

於計切

苑令

力政切

怔忡

上誠切

下音容

喪精

四浪切

登較

古孝切

孟賁

逋昆切

蹂滑

柔首切

下音容

至樂

即各切

猗那

上於切

飲燕

音宴切

洗解

音宴切

支義切

兕觥

序婦切

鴉于

于莠切

喪已

四浪切

令考

力政切

蓼蟲

盧皎切

蠕蟲

而充切

馬立

於虔切

惡能

音烏切

將馬

於度 衍衍空旱山雷力備雅好虛到褻事烈先

切性分扶同亢䟽上音抗知足音謂強如下同

剛復憑壁稱此赤證析理星歷下澗殺胡上

困切下折其章烈揆度唐落斷氣徒管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非下孟令史力政得與音預受釐亦歷其切

惡有音烏益辭轄臘為人于偽請從才用燕見

寔造其念到可度唐落行高下孟別而彼列

交燕音締素切素杜切矣以好切虛到切又數切色角賑之

止忍為贏餘切輕取後娶與殺預音荷已音有分

井同惡乎音幾於音已乎音學知音智何居

基音要祿音悵然丑亮切惡直烏故切知得音智省

宗井切捲杯切圓乘陽切神陵

孔叢子釋文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記先聖之遺訓與世家有足稽者近
世鮮所流傳今夏官貳卿林公填江右時取
其書刊之以惠學者既而召去余適繼至得
書以此爲託且曰校讎之未精也因取而閱
之譌至多遂訪得蜀書意其據而脫繆乃
滋甚幸有可以互見者又旁證遠取凡刊誤
幾六百字今可讀矣然前輩謂校書如几塵
隨去隨有故歐陽

氏得石刻益知讎

正之辨因書其去

七月濡頰五簡書

之君子淳熙戊申